



異國文化行腳

Exotic Culture Journey

從左岸巴黎到烽火國境

■ 黃光男 著

藝術札記 01

異國文化行腳

Exotic Culture Journey

從左岸巴黎到烽火國境

作者／黃光男

發行人兼總編輯／簡秀枝

主編／朱庭逸

編輯／方雯玲

文字校閱協力／范梅君

美術設計／憨憨泉設計有限公司

圖片提供／紀國章、高世安、陳國瀚、行遍天下旅遊月刊、方雯玲

發行／許銘文、劉晏辰

出版者／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號7樓

電話／886-2-25602220

傳真／886-2-25679295

Email／books@artouch.com

網址／www.artouch.com

劃撥帳號／19848605

戶名／典藏藝術家庭（股）公司

總經銷／聯豐書報社

地址／103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43號

電話／886-2-25569711

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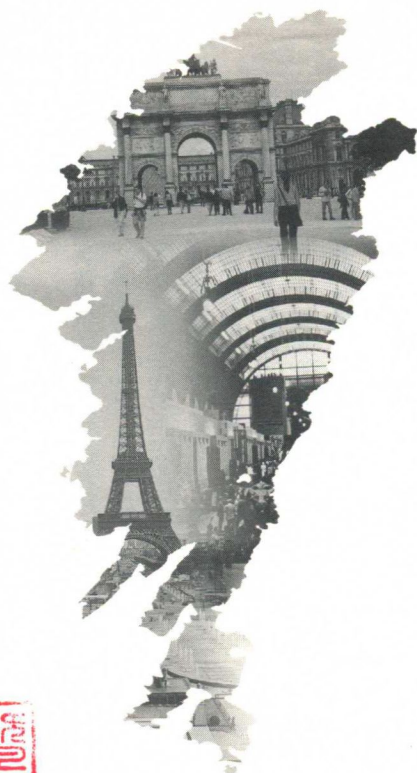
初版／2004年6月

ISBN／986-7519-20-5

定價／280元

法律顧問／葉潛昭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異國文化行腳

Exotic Culture Journey

從左岸巴黎到烽火國境

推薦序

悲憫的眼睛與創造的心靈

如果說，個人與命運的關係注定是一種衝突，也注定是悲劇落幕，那麼，黃光男館長的心路歷程正好為這種解釋提出了相反的證明。雖然也不見得會是一種純粹的喜劇觀點，但他的經驗卻說明了個人的覺醒，不僅足以使他自已超越命運，甚至也能引領他自已所屬於的群體朝向更寬闊的自由與幸福。

在不認識黃館長以前，只知道他輝煌的經歷，從一九八六年臨危授命出任當時狀況百出的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直到後來又擔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迄今，他已經成為台灣藝術生活中屹立不搖的一座高峰。在這兩個美術館館長的任期中，他所舉辦過的各種主題、各種規模的展覽，已經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帶著台灣走遍了世界每一個角落，也穿透了歷史的每一個段落。我曾經因此以為，我注定要生活在這座高峰的陰影之下。

在認識黃館長以後，我開始知道他出身寒微與苦讀成功的故事；但我從來不曾聽他怨天尤人。誠如他的一句名言：「時間管理的失敗就是人生的失敗」，除了睡覺時間之外，他的腳步從不停止前進，眼睛從不停止關注，心靈從不停止思索。沈思、研究、行動、說話與寫作，幾乎是他生活的全部。每當別人還耽溺於將逝的美感時，他已經將這份美感寫成文字；如果說巴黎塞納河的流水奔逝於無痕，那麼在他筆下這份景物已經成為永恆。每當別人還感傷於現實人間的陰晴圓缺時，他已經將這份悲喜化為唐古訶德的長矛。做為舉足輕重的資深文化人，他之勇於為別人所不敢為，敢於說別人所不敢說，已經成為鼓舞人心的一座高峰。而且，竟然是一座平易近人的高峰。我從此發現，我竟然是自己選擇要歇腳在這座高峰的陰影之下。

只不過這時我所說的陰影，並不是那種會令人失去獨立自主與創造力量的陰影，而是一種令人感

到驕傲與溫馨的「時代精神」，它讓我們發現了生命的卑微與創造的無限。

黃館長熱衷於探索各種不同的文明。他那種從文化風景中透視到人類對待生命價值的各種不同態度的用心，在我們的時代中已不多見。在他的旅行筆記中，我們讀到的不僅僅是一個旅行者的個人記錄，而是一個人文主義者的生命哲學。或許是因為發現生命的卑微，因此他舉手投足之間都流露出對於一切生命的悲憫。

做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前輩文化人，他最令我感到可敬的並非他無時無刻帶著審美的眼睛，而是他那近乎童心的悲憫的眼睛。我個人認為，在我們這個藝術之名已被濫用的時代中，審美的眼睛變得太廉價了，它可以只是冷漠旁觀的藉口。在黃館長的異國文化行腳中，他已經將審美轉化為悲憫，並且將悲憫昇華為創造。也就是說，他也不願只停留在悲憫的地步，他還要鼓舞創造，以超越卑微。

《異國文化行腳：從左岸巴黎到烽火國境》一書，並不單單是一本旅行筆記，更述說了黃館長個人如何轉化一己命運的歷程，也為他所處的這個尚未發現生命的卑微，也尚未知道如何超越卑微的群體，提供了一個自我審視的鏡子。它讓我們知道，生命再怎麼卑微，也可以創造寬闊的自由與幸福。

（作者為巴黎台灣文化中心主任）

推薦序

美是不設定的飄泊



——寫在黃光男六十歲的「異國文化行腳」出版之前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頂斜照卻相近。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是蘇東坡的詩句，也是走過人生六十寒暑的國立歷史博物館長黃光男的心情寫照。行腳千萬里，也歷經了人生許多風雨與波折，此時此刻，他可以用一種更談笑用兵的心情，迎接收割。

認識黃館長，應該說是從先認識他的文章開始。早期報章雜誌常有他的散文或小品之作，筆下常帶濃濃深情，有一股早期農村社會的憨厚質樸，不管訴情寫景，那股肺腑真言似的呢喃，令人印象深刻；微寒家庭背景，加上苦學出身的黃館長，更在那字裡行間之間，讓人感受到那股人定勝天，力爭上游的力量。女兒上了薇閣中學，國文老師發下來補強作文能力的課外讀物當中，不少是黃館長的奇文佳作，不但深入淺出，舉例也動人，給了都市成長的孩子不少啟發。接手典藏雜誌之後，有了更多和館長互動的機會，他好學與熱情依舊，豐富的文采之外，更見他協調事物的活力、效率與意志力。過度的工作負荷，早已耳聞他的健康走下坡，但他還是堅持出國時在飛機上寫文章，清晨七點到辦公室讀書看公文，婉拒中午晚上的應酬，非去不可的餐敘，他總是可以找到理由提前回家讀書作畫。捐棄享樂，燃燒生命，莫此為甚！

《異國文化行腳：從左岸巴黎到烽火國度》又是他一貫的苦行僧作為，吮大地之情，浴日月之靈。雖然「樹老葉飄零，髮稀如晨星」，黃館長在字裡行間之間，難掩感時傷情，長嘆天地悠悠，然而看盡

歲月消長與人間過往，「談空被空絆，言情被情牽」，「俯仰皆宇宙，不樂復如何」。六十歲之後的黃館長，似乎可以越來越達觀與坦然了。

「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沒有自己，沒有時空，也沒有物我，美是不設定的漂泊……」恭喜也祝福黃館長年年豐收、心想事成！
(作者為典藏藝術家庭社長)

自序

我寫寸心待回憶

黃光男

由於工作的關係，使自己在目不暇給的緊迫中，急於記下所看到的異域文化，儘管有些顯得很特別，也新鮮有趣，但它無法使當時的場景永記腦海，於是提筆速記些許感想，或比較些可感的事物。文字就是這樣完成的，所以很多地方只提到名字，卻未加以說明或解釋，致使文章有些顛簸不平，但這種「存而不論」的真實，卻是很用心的。

搜集這幾篇文稿，是出國公餘之暇的筆記，有些是文化現象的記實；有些是文化工作的反省；有興奮；有情思；還有比較。對於世界各地與家鄉的距離，包括社會的、文化的、美感的對應，抒發立即性的心情，或許會失之主觀，但對稍縱即逝的觀感來說，不得不在第一時間留下原始記痕，這種我寫寸心待回憶，也是生命流程的漣漪吧！

有很多不盡全意之處，如阿拉伯世界、或猶太文化、甚至是蒙古風情，真是個「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有四時；有戒律；有故事；有歷史；也有山川和人情，真是不知從何說起。至少提供了筆者久久不能忘懷的文化圖記與社會現象的資訊。

幾乎不曾休息片刻，將所見所聞寫成文字，使自己家人朋友都受到影響。在此感謝大家的協助和包容，同時也謝謝簡社長與同仁的鼓勵，謝謝大家！

異國文化行腳

Exotic Culture Journey

從左岸巴黎到烽火國境

目錄 contents

推薦序

2 悲憫的眼睛與創造的心靈

廖仁義

推薦序

4 美是不設定的飄泊

簡秀枝

自序

5 我寫寸心待回憶

黃光男

9 左岸巴黎

這裡的故事多得數不清，每一棟建築物，或每一座橋留下的旖旎風光，是講不完的事蹟。畢卡索、羅丹有情人作伴，譜出人間愛的火花；而梵谷悲壯、高更原性的筆調，不同於莫內、畢沙羅的繁華。

55 馬賽組曲

建築群有石崖式古堡，有哥德式教堂，有巴洛克式廳舍，還有西班牙式聚落，少數現代式的鋼骨結構，或為斜屋尖頂的裝飾。若與巴黎市比較，馬賽更具多民族、多性格的鑿痕，多變化、富情感，而且開展了法國對外的門戶。

西牆有約

透過雲層的此許微光，不正是日前才開火的兩河流域嗎？人們是否可以安眠？在此地正是清晨四時的殘夜，令人有很大的感觸。活生生的畫面就在眼前：高牆倒下，人命不保，飛舞的蚊蠅在背光下嗡嗡呻吟，見之張口結舌。

草原蒙古

就在初秋結露時，一簇簇的蒙古包，約莫有五公里的距離，是他們不必規範的生活天地。於是馬上英姿趕牛、羊，黃昏背影拖得長長的，牧羊犬吠聲一起，如移動的錦團交織這個迷濛夢幻的柳彎桃岸。

東京初雪

夜是明亮的，在這新宿與銀座之間，霧濛濛中的街燈，霓虹燈閃爍在行人道上，特別引人注目。其中色彩的調配，掩蓋了白天目力可見的瑕疵，好個統一色調外的七彩，是人生的寫照？

南山之巔

韓國，與東亞地區國家一樣，在力求上游歷程中勇往直前，其成果也令人刮目相看。就其藝術活動來看，直追歐美風尚，有超越台灣、日本之企圖。



左岸巴黎

這裡的故事多得數不清，每一棟建築物，
或每一座橋留下的旖旎風光，是講不完的事蹟。
教堂除了祈福外，神光普照，人氣鼎盛，
博物館之多，貯藏永不枯竭的文化信仰；
歌劇院、音樂廳，還有小巷的藝人，
大曲是時代歌聲，小戲是情人歡唱；
畢卡索、羅丹有情人作伴，譜出人間愛的火花；
而梵谷悲壯、高更原性的筆調，
不同於莫內、畢沙羅的繁華。
雨果、沙特或高行健，在「花之神咖啡館」徜徉半晌，
左岸右岸都佈滿了花，香氣薰人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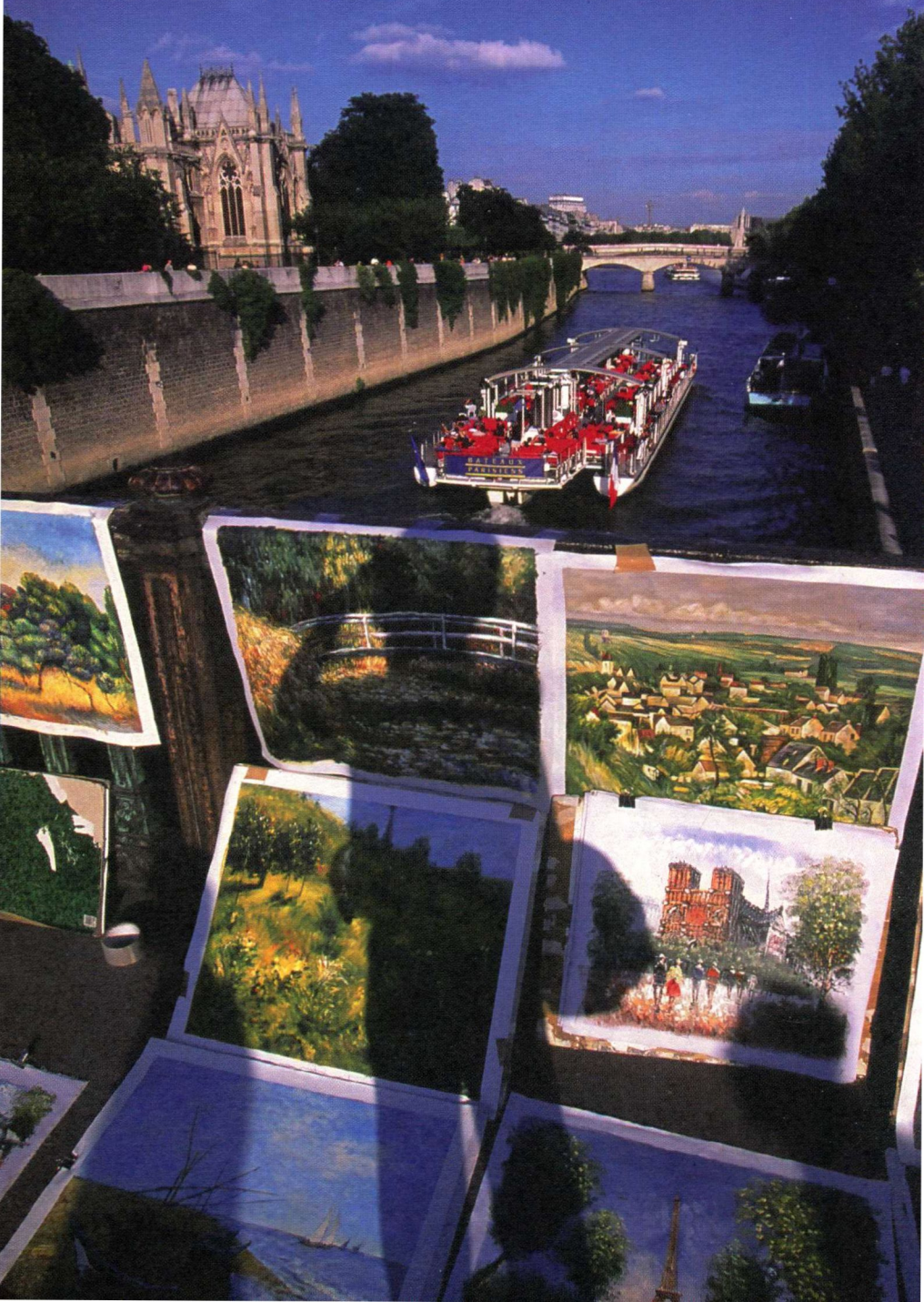
幾次取消出國行程，都是因為要去的地方，有世紀傳染病的威脅。一向不信邪的人，看到媒體如此的報導，雖覺得有些煽情，但還是從善如流，停歇腳步為妙。

而此次前往巴黎，卻能正常成行，看來法國人甚具信心，凡有心走訪塞納河的，必定身心健康而愉快，因此張開雙臂迎賓。

在機場看到零零落落的旅客，神色無奈而沮喪地掛著口罩行走，似乎要講究的是如何護己的周密，並不在意他人千奇百怪的口罩形式。戴口罩人人皆然，那麼只有一個人不戴時，那也是安全的範圍了，因為彼此都防護著，只有一人自由些，看來很愜意。不巧又看到另二人也有不戴口罩的情況，這時只好也從包包裡抽出一個奈米口罩套上，雖然有些窒息的不適，還是勉強為之了。

不知如何對抗的SARS疾病，有人認為與幾世紀前歐洲發生的黑死病不同，但是否如台灣人所說的瘟疫，或說是遇煞，還是讓人聞之惶恐、緊張。事實上，不知緣由的病魔，它的隨意招手更令人驚怕，毛骨悚然。

尤其台灣的生產力，總在於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因此失去人影穿梭的公共空間特別顯得冷清不安，可謂寂寂廳堂，寞寞心寒，何處安心。



祈求眾神啊！人命何辜，大地何罪，請降福台灣，在大家祈求祢的時候，為之棄除不幸。

匆促中搭飛機來到巴黎參加一項藝術開幕展，不覺有任何興奮。倒是那一次次的展覽，究竟能為台灣做出怎樣的文化輸出，或在中法文化互動上，是否在模式上能突破，讓自己有很深切的思考。

十餘年來，在中法文化人的共同努力下，有了米羅（Joan Miro）、畢卡索（Picasso）、羅丹（Auguste Rodin）、馬諦斯（Matisse）、尚·杜布菲（Jean Dubuffet）等的展覽，以及大型如奧塞的精品展、美索不達米亞的專題展，讓台灣同胞眼界大為開拓，也使承辦人有些許的成就感。但龐大的借展費，以及只有輸入，未有相對應的展覽不免使人深感懊惱。之所以有如此不平等的對待，一則是國內的藝術環境正在學步階段，再則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表現，缺乏長期性的累積與呈現，大部分是來自後殖民式應聲的作品，如何有深度的品味？

猶記十餘年前，曾到古巴參加當代美術館館長會議，看到陳列在哈瓦那現代畫廊的雙年展，被一股原生活力吸納，不必經過文字或解說，就能感受到藝術家所展現的生命力，以及作品語言的明確。所以當時德國路維德現代美術館館長貝克先生，就認購了好幾幅古巴現代藝術家的作品，並預言今後的十年、二十年當代藝術的活動與新生，將發自第三世界的國度裡。根據西方新意識與新藝術的產生，都與原始藝術有所關聯，如畢卡索之於非洲藝術、高更（Paul Gauguin）之於大溪地，或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促發新的創作行動，如馬諦斯之於東方文化、杜象（Marcel Duchamp）之於莊子「道」理，還有中國的青花瓶、日本的浮世繪，文化或藝術固然可以自發成長，但不如社會引發的需要來得有勁道。

或許傳統藝術有過顛撲不破的原理或造境，具有恆久的光彩，足以提供後人寶貴的資源，但守成可勉，卻是習慣式的視覺經驗，有時候無能及時反應當下的溫度高低，而失去與民眾接近的機會。因此，我們必須重回藝術的本質，即從人類在生活中的需求，檢視藝術起源的動機，如精力過剩、兩性求偶、勞動、舞蹈或祭祀活動中的儀式，重新整理原創的符號，這是很確定的社會組合的力量。藝術產生了價值，也創造了生活，當代藝術如何脫離人類原相的需要？

台灣文化與藝術風格的建立，可能要從過去傳統中靜思，以及當下環境調適，而不是誇

飾祖先們留下來的光榮，或東施效顰式的模仿。不論出國留學或引進藝術新思潮，務必在他入與自我間取得平衡點，因為文化只有不同，並沒有高低。如果我們表現不出屬於自己的文明，就像帶著外國的面具，是光榮的事嗎？

這些瑣事常繫心頭，然而又無能為力作更有效的改進。在一直盤旋腦際的台灣新興力量、以及社會現象中，屬於自創自生的藝術原型——檳榔西施，以人體作為商機的藝術，也許有它的潛力。它和西方相同的文化模式，卻以台灣獨有的形式呈現，它是人性的共感，並非對性的褻瀆，是台灣特殊商業文化下的人體展現，它所遇合的文化，成為獨特而有個性的原生藝術，但對外國人來說，可能還是隔了一層霧吧！

進一步來說，台灣的竹文化，原承傳統的精神，引發了食用外的意義，且在實用領域，可製作的竹藝，幾乎使台灣人成為竹民族的標記。又如陶藝作品，除了頗具歷史的鶯歌製陶外，中華民族長久以來所播散的陶瓷藝術舉世聞名，有優秀的歷史，也有優良的成品，若能加入現代性的創作，其活絡程度可想而知。即便是玻璃、石雕等藝術的發展與開拓，亦將有很大的空間。台灣文化的特質在於精益求精、日新又新，豈能坐失良機，尤其面對日漸國際化的環境，文化界人士是得加倍辛勞的。

自忖為何巴黎遊客如織、為何不言而喻，當然是因為他們早就有了建城計劃、有發展城

